



05743

通志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樵 董 漁 仲 撰

列傳第四十

晉

孫惠 熊遠 王鑑 陳頽 高崧 郭璞 葛

洪 庾亮 子彬 義 亮弟 條弟 翼 桓彝 子雲

弟 豁 豁子 石虔 石虔子 振 石虔弟 石秀

石民 石生 石綏 石康 豁弟 祕 祕弟 冲

弟 謙 謙弟 修 徐寧 允 王湛 子承 承子 述

坦之子 體 愉 國寶 忱 愉子 荀崧 子 糞

范汪 子甯 汪叔堅 劉惔 張憑 祖台之 韓伯

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四十 一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

竝仕吳惠曰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

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

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

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

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引惠為大將軍參

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又以陸機

為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

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

梁儁懼罪因改姓名以遜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

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于越辭旨慷慨越省書榜
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
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
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壞數紙不成
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
爲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
命立成皆有文彩除祕書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廣陵相
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
帝遣甘卓討周馥於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馥敗走廬江
何銳爲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
之惠旣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閒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
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
追加卹賻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
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遠鄉
里遠有志尙縣召爲功曹不起彊與衣幘扶之使謁十
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
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氏羌遠遂不行送至
隴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爲功曹及靜去職遠送
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

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言承傳之語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卽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則天下響應矣屬有杜弼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地廢遠建天子帥三公九卿諸侯躬耕帝籍之議時論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以孝懷皇帝梓宮未反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麟萃南北雲集有職之士於是觀禮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元

通志

卷宿定

列傳四十

三

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時琅邪國侍郎王鑑勸帝親征杜弼遠上疏言且當命將興師不宜親舉會弼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尙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苟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及中興建帝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案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爲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轉爲御史中丞時尙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尙書郎盧琳

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緜避之緜不廻協
令威儀牽掉緜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時
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以爲胡賊
猶夏二帝幽殯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
官不以讎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
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
者以治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
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三失也世所惡者陸沈泥
滓時所善者翺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爲薄朝廷
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辯爭之臣士有祿仕

通志

卷宿五

列傳四十

四

有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先祿不試甚
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
務好惡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累遷侍中
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將軍
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以保境安衆爲務敦至石頭
諷朝廷徵遠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
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縉名亞於遠爲王敦主
簿終於鄱陽太守縉字鳴鶴位至武昌太守

王鑑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鑑少以文筆著
稱初爲元帝琅邪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

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鑑上疏勸帝親征帝深納之卽命中外戒嚴會弔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鑑弟濤及弟子戴竝有才筆濤字茂略歷著作郎無錫令戴字庭堅亦爲著作竝早卒

陳頽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頽曰當使容車馬訢笑而從之仕爲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案沛王韜獄未竟會解

通志

卷宿五

列傳四十

五

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頽屬結結至大會間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頽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且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答曰詩稱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爲汝穎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頽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傅說師曠

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
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尙
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頽
薦同縣焦保州遂辟保齊王冏起義州遣頽將兵起之
拜駙馬都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爲參
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琇薦頽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
典法兵二曹頽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由取
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
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
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

通志

卷宿五

列傳四十

六

物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
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補錄事
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頽議諸僚屬乘昔
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
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
尋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
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
官初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已亥格其後論功雖小
亦皆依用頽意謂不宜以爲常式較之曰聖主懸爵賞
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

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手
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義席卷四海合起
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己亥義格以權濟難此自一
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徧遭人爲
侯或加兵伍或出阜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隸
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
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類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
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尙書
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
漸循舊按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勳

通志

卷之三

列傳四十一

七

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
將帥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
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日禪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
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
幽滯之雋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
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吏爲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
靜馳白故恆得宿辦陶侃征還頽先至巴陵上禮侃以
爲能表爲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
相嫉妒說頽年老耳聾侃召頽還以西陽太守蔣異代
之年六十九卒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惺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
值歲饑俚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
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惺藏匿軼
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有之以爲參軍遂歷顯位
至丹陽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少好學善史書總角
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引崧爲主簿益相欽
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惺
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寃遂停喪五
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惺備位大臣違
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一

八

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爲撫
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
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耳便六軍整駕
逆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擊鼓便於坐爲簡文書
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
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比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
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
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事衆之所駭遊聲
噂嗜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
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竝喪社稷之事去

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媿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温得書還鎮崧累遷侍中是時謝万爲豫州督都疲於親賓相送方臥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万粗陳其意崧便爲敘刑政之要數百言万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鄴故有才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

常侍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一

九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爲尙書都令史時尙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竊青囊中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

交游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人白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邱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度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趣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三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因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旣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林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千法當爲禽兩靈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

通志

卷宿五

列傳四十

十

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此是鄭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鼪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歛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阨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十一

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之數日果震柏木粉碎時元帝初鎮建業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卽位大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

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謬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

二

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沈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

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蠹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尙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禍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旣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舒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基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重光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三

四祖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尙此然卽位以來而康哉之歌不作者何邪殆由仗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願陛下少鑑臣言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家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去山六七丈精光潛暗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

相薄擊良久乃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畱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年歲始日有咎謫曾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覺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鑑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沱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躬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元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矣頃之遷尙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一

五

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害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辭不載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囿園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

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鬪去秋以來諸郡竝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微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豻日結百姓困擾甘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怒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顛顛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

通志

卷一百一十

列傳四十一

五

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敕法以肅理官克馱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增矣疏奏納焉卽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着羽衣就淫之旣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畱宮中璞上疏陳其妖異不宜引之禁內臣忝苟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爲言璞曰卽爲陸矣其後沙漲數十里皆爲桑田末期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

述爲大將軍，椽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卽位，逾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爲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間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閒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

通志

卷箱五

列傳四十

六

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吾禍，卿亦不免。」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

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此柏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閒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行經越城閒遇一人呼問姓名因以絝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常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邱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位將改爲建元或謂庾水曰子忘郭生之言邪邱山上名此號不宜用水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七

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水又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竝當貴盛然有見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水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之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温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

洞林又鈔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

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鷺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碁局幾道樗蒲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輩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術從祖元吳時學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四十一

六

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元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爲將兵都尉攻水別帥破之遷伏波將軍永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授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儋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初

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千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遷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元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求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上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宮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元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

通志

卷第七

列傳四十一

九

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磔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雋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彊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旣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

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聞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毀謗眞正故余所著悉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爲名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鈔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通志

卷一百一十

列傳四十一

五

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論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元蹟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輒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書風格整峻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

憚其方儼莫敢造之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聘亮妹爲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亮上疏辭讓深陳外戚之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一

三

戒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經也又假亮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疋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允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羨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旣而正色陳羨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

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刪除遺詔竝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城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羨宗帝室近屬羨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乃徵峻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亮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部三吳又起義兵亮竝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旣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拒之不則制峻乘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柁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者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三弟憚條翼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旣有憾於亮議者咸爲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

見侃引咎自責風旨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
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瞰瑾
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
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旣至石頭亮遣督護
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
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又曰朝政多
門用生國禍喪敗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
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
竝殊死戰峻軍乃退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温嶠舟亮
得進見稽顙哽咽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

通志

卷五

列傳四十一

三

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尙書侍中手詔
慰諭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謝罪陳誠優詔
答之亮又欲逖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
亮乃求外鎮以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
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
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
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允
匡術劉仕等步騎一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
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
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

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豫荆江三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日委任趙允賈寧等諸將竝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欲起兵廢導而郗鑑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鑑而鑑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郟城又以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五

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翬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僞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尙彊竝佃竝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實聖朝之所先務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

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
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鑑以資用未備不
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
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
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
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又固辭帝許之
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追贈太尉諡曰文康喪至車
駕親臨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亮弟永上疏陳兄志不
受帝從之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
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四十一

三五

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於人浩慙而退亮在
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
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
復不淺便據胡狀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
類也三子彬羲劼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怛
之彬神色自若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
不減於亮蘇峻之亂遇害羲少有時譽初爲吳國內史
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其詩文多不
載羲方見授用而卒子準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爲
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江州

刺史準弟楷自有傳。齋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鎮襄陽，齋年十五，以書諫止。翼翼甚奇之，升平中代孔嚴爲丹陽尹，表除衆役六十餘事。太和中代王恪爲中領軍，卒於官。子恆，尚書僕射，贈光祿大夫。亮弟懌，字叔預，少以通簡爲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羨辟不就。東海王冲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爲功曹，除暨陽令。又爲冲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三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以懌寬厚衆容，故授以遠任。爲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氏羌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三

諸軍事。懌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虎亮表，上貶懌爲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曰：懌御衆簡而有惠，州戶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文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冀一安隱，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屯半洲，尋遷轉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蕪湖。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

聆其音憚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憚聞之曰此人宜在
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
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
欲爾邪憚聞遂飲鴆而卒時年五十贈衛將軍諡曰簡
子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太尉辟皆不就調補撫軍
會稽王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寧夷護軍尋陽太守年二
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惜之子元之官至宣城內史
憚弟水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水以雅素垂風諸弟
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嘗以爲庾氏之寶司徒
辟不就徵祕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司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七

徒右長史出補吳國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水水不
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舒以水行奮武將軍
距峻別率張健於吳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進水
率衆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而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
含攻賊石頭城拔之水勳爲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
遷給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郗鑑請爲長史不就
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徵爲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爲
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
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愜然水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
歸水水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夜朝賢升擢

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常寬惠水
頗任威刑殷融諫之水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吾
者哉范汪謂水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水
曰元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
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水上疏固辭許之
成帝疾篤時有妄爲尙書符敕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
皆失色水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
進號左將軍康帝卽位又進車騎將軍水懼權盛乃求
外出會弟翼當伐石虎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
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

通志

卷宿元

列傳四十

三

昌以爲翼援臨發上疏頗盡忠益頃之獻皇后臨朝徵
水輔政水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
空諡曰忠成祠以太牢水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
子襲嘗貸官絹十匹水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
江彪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斂以時服
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
此稱之水七子希襲友蘊倩逸柔希字始彥初拜祕書
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爲長
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希旣
后之戚屬水女又爲海西公妃故希兄弟竝顯貴太和

中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蘊爲廣州刺史竝假節友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逸會稽王參軍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桓溫深忌之初慕容儁圍梁父斷澗水泰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魯高平等數郡皆沒希坐免官頃之徵爲護軍將軍希怒固辭希初免時多盜北府軍資溫諷有司劾之復以罪免遂家于晉陵之暨陽初郭璞筮水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友爲東陽家于暨陽及海西公廢桓溫陷倩及柔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難便與弟逸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蘊於廣州飲鴆而死及友當伏誅友子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

五

婦桓祕女也請溫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沈希之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溫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沈之子遵與希聚衆於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耽逾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內囚徒數百人配以器械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溫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誅除凶逆京都震擾內外戒嚴屯備六門平北參軍劉爽與高平太守郗逸之遊軍督護郭龍等集衆拒之卞耽又與曲阿人弘戎發諸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逸及子姪五人斬于建康市遵及黨

與竝伏誅唯友及蘊諸子獲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冰弟條字幼序初辟太宰府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祕書監賜爵鄉侯出爲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黃韜自稱孝神皇帝以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衣阜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故祿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條弟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竝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溫以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匡濟艱難之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一

五

勳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詔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護國將軍假節及邠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仗石城得全翼之勳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

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虎汝南郡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竝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爲己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將兵都尉錢頎陳事合旨翼拔爲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賊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竝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殷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兄永與翼書屬之翼報書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旣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傴僂豪彊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貴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昏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五

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卽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虎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孰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怨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日涓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機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一

三

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旣臨許洛竊謂桓温可渡成廣陵何克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竝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言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指斥北去洛河不盈千里上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

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
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
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
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
襄唯兄水意同桓温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水求
鎮武昌爲翼繼援朝議謂水不宜出水乃止又進翼征
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
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
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
翼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龍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三

驥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
戍西城康帝崩兄水卒以國家情事畱方之戍襄陽還
鎮夏口悉取水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爲尋陽太守詔
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後欲移鎮樂鄉
詔不許繕修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
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江陽翼如廁見
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
將軍荊州刺史司馬朱燾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
永和元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翼卒
未幾部將于瓚戴羲等作亂殺將軍曹據翼長史江彪

司馬朱燾將軍袁真等共誅之爰之有翼風尋爲桓温所廢温旣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領義城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竝遷徙于豫章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顯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鑑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爲周顛所重顛常歎曰茂倫嶽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問義拜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送適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尙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

通志

卷之三

列傳四十

三

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眞海岱清士因爲敘之卽遷吏部郎竟歷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温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眞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撓挹內

外之任竝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
彝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爲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
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
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
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
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跪會朝廷遣將軍司
馬流先據慈湖爲賊所敗遂長驅徑進彝以郡無堅城
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
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紓交至
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
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
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
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
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
曰彝若降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僞降更思後舉彝
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爲晃所害年五十三時
賊尙未平諸子竝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
平追贈廷尉諡曰簡威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
追贈興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
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

其言有五子温雲豁祕冲温別有傳雲字雲子初爲驃騎何充參軍尙書郎不拜襲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爲江州刺史稱疾廬于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節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温執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諡曰貞子序嗣官至宣城內史豁字子朗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閒文帝召爲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時謝万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温命豁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擊慕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温旣內鎮以豁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梁陽督護趙弘趙億等逐太守桓淡據宛城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僞南中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送于京師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温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討堅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瑗距之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瑗引軍退頃之堅又寇涼州弟冲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

三

江州刺史石秀沂流就路稟節度豁遣督護桓巖與序
等游軍沔漢爲涼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
郎王尋之詣豁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
沔北軍事兗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
襄陽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
讓不許及苻堅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
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
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戎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
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
司空本官如故諡曰敬賻錢五十萬布五百疋使者持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

七

節監護喪事豁時譽雖不及沖而甚有器度但遇彊寇
故功業不建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
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
石生石綏石康知名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趨捷絕倫
從父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虎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
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虎跳石虔
亦跳高於猛虎猛虎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叔父
沖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之
中而還莫敢抗之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
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真

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剋其高城又擊苻堅將王鑑于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入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哭金革不避況在餘哀豈得辭事可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軍將軍苻堅荊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淝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剋管城禽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陽襄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堅兗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完

家而還冲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求停歷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閻震功追爵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字道全少果銳而無行元爲荊州振爲揚武將軍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兇橫見黜及元之敗也桓謙匿於沮中振逃於華容之涌中元先令將軍王稚徽戍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欽已剋京邑馮稚等復平尋陽劉毅諸軍竝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亦聚衆而

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昇死大怒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更奉進璽綬以琅邪王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旣而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所殘害振營于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言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

通志

卷五

列傳四十

三

給曰已前走矣宗之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涓城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荊州刺史建威將軍劉德肅率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爲簡文帝所重豁爲荊州請爲鷹揚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沖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陽性放曠

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嘗從沖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詠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穉玉嗣元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穉玉爲臨沅王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爲參軍叔父沖上疏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成夏口與石虔攻苻堅荆州刺史梁成等於竟陵明年又與隋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將慕容垂姜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沖薨詔以石民監荆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爲人情所仰初沖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淝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擔幢枝以充太樂時苻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尙書苟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

通志

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四十一

四

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刺史與遼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卒無子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長史會稽世子元顯將伐桓元石生馳書報元元甚德之及元用事以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石綏元顯時爲司徒左長史元用事拜黃門郎左衛將軍元敗石綏走江西塗中聚衆攻歷陽後爲梁州刺史傅歆之所殺石康偏爲元所親愛元爲荊州以爲振威將軍累遷荊州刺史討庾仄封功武陵王事具元傳豁弟祕字穆子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聖

少有才氣不倫於俗初拜祕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爲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勳平還郡後爲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初卽位妖賊盧竦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溫入朝窮考竦事收尙書陸始等罹罪者甚衆祕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溫疾篤祕與溫子熙濟等謀共廢沖沖密知之不敢入頃溫氣絕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遂居于墓所放志田園好游山水後起爲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祕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頗有讓

表以栖尚告誠兼有疾疾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祕素
輕冲冲時權盛祕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
及詩十首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盼遇先冲卒
長子蔚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元篡以爲醜陵王祕
弟冲字幼子温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温甚器之弱冠
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
守從温征伐有功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
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遷寧朔將軍義
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温破姚襄及虜周成進
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

三

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温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
駿楊凝等徙于尋陽冲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
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岐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冲
遣將討獲之還還所鎮初彝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
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温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不
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卽冲小字也及冲爲江
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
之頃之進監江荆豫三州之六郡軍事南中郎將假節
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温薨孝武帝詔冲爲中
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

詔賻溫錢布漆蠟等物而不及大殮沖上疏陳溫素懷
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沖猶固
執不受初溫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沖既蒞事上疏
以爲生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沖既代
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權衡沖不從
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羣情所歸沖懼逼寧康三年乃解
揚州自求出外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掩腕苦諫郗
超亦深止之沖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忠言嘉謀
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
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假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一

三

節又詔沖及謝安竝加侍中以甲仗五十人入殿時丹
陽尹王蘊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蘊爲方伯乃
復解沖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
事自京口遷鎮姑熟旣而苻堅寇涼州沖遣宣城內史
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
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拜表以聞優詔聽許會張天
錫陷沒於是罷兵俄而豁卒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
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
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
爲江州刺史沖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酒三

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溧州冲既到
江陵時苻堅彊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
來荊州所鎮隨宜廻轉臣亡兄温以石虎死經略中原
因江陵路便卽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
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
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
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
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墮撲剪爲
易臣司存間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
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荊州水旱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四

饑荒又冲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
豐乃止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
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冲遣江夏相劉爽南中郎將
朱序擊之而爽畏懦不進序又爲賊所擒冲深自咎責
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元之詣冲諮
謀軍事冲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
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兗州刺史
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野冲旣
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衝要密邇
疆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

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疆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
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薈始遭
兄邵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
謝輜代之冲聞之而怒上疏以爲輜文武無堪求自領
江州帝許之冲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
小帥二十九人送于京都詔歸冲府以平震功封次子
謙宜陽侯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
討之遂焚燒沔北田稻拔六百餘戶而還又遣上庸太
守郭寶伐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竝降之新

通志

卷之三

列傳四十一

五

冲之西鎮以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
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
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杆以爲己任又與朱序款密
俄而序沒於賊冲深用媿惋既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
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師謝安謂三千人
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
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關西藩宜以爲防時安已遣兄
子元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廢興召吏佐對之
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
談不暇唯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

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
冲本疾病加以慙恥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贈太尉本
官如故諡曰宣穆賻錢五十萬布五百疋冲性儉素而
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布冲大怒促令持去其
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由得故冲笑而服之命
處士南陽劉麟之爲長史麟之不屈冲親往迎之禮之
甚厚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爲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
賢乃起應命初郗鑑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
唯冲獨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尙小亡兄寄託不終以
此爲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吳

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後元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
七子嗣謙修崇弘羨怡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豁子石
秀竝爲桓氏子姪之冠冲旣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荊州
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
約修所住齋應作版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
陽襄城二郡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
郎將諡曰靖子允嗣允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奕世華貴
甚以恬退見稱初拜祕書丞累遷中書郎祕書監元甚
欽愛之遷中書令元篡位爲吏部尙書隨元西奔元死
歸降詔曰夫善著則祚遠勳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

後晉國子文之德世嗣獲存故太尉沖昔藩陝西忠誠
王室諸子染凶自貽罪戮念沖遺勤用棲于懷其孫允
宜見矜宥以弊爲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東陽太
守殷仲文永嘉太守駱球等謀反陰欲立允爲元嗣事
覺伏誅嗣弟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
縣開國侯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謙出奔
無錫徵拜尙書驃騎大將軍元顯引爲諮議參軍轉司
馬元興初朝廷將代元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沖有遺
惠於荆楚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爲持節都督荆益寧梁
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假節以安荆楚元旣
用事以謙爲尙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兄弟
顯列元甚倚仗而內不能善也改封謙寧都侯拜尙書
令加散騎當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尙書事元篡位
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保
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懦尤不可以造事初勸振率
軍下戰已守西陵振旣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
于姚興先是譙縱稱藩於姚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
響乃表興請謙共順流東下興問謙謙曰臣門著恩荆
楚從弟元末雖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
下百姓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七

濟事亦不假君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
虛懷引士縱疑之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
泣曰姚主言神矣後與縱將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
百姓感沖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謙弟修
字承祖尙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衛將
軍王恭將伐謙王尙之先遣何潛之孫無終向句容修
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修次句
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修旣旋軍而楊佺期已至
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崩駭修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
王恭恭旣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元元必內喜則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四

能制仲堪佺期使竝順命朝廷納之以修爲龍驤將軍
荊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
人送之轉仲堪爲廣州修未及發而元等盟於尋陽求
誅牢之尙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
荊州御史中丞江績奏修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
宣傳不盡以爲身計疑誤朝算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
尋代王凝之爲中護軍頃之元破仲堪佺期詔以修爲
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尋復爲中護軍元執政以修都督
六州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
騎常侍元篡以爲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

斬之徐寧者東海鄉人也少知名爲興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鑑識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興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畱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語在彝傳卽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

王湛字虛冲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穎大鼻小語言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於墓次服闋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五

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旣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畱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旣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旣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能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陛試養之而

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躡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

通志

卷宿五

列傳四十

五

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爲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其子猷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因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圖與衆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

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蹕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如父子述嗣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靜每坐客馳辯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尙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旣見無他言唯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疑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尙書吏部郎竝不行歷庾水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虎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水言天道元遠鬼神難言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何避之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

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莅政清
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
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
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
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
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
尙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
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
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云堪何爲復
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
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
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
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
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旣不長直以真率便敵
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守宛陵令頗受贈
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
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答曰足自
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此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
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但性急
爲累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

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瞑甚極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常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歸老邱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鐘虛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虛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諡曰穆以避穆帝改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五

曰簡子坦之嗣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郝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郝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尙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東來尙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龔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

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尙刑名學
著廢莊論以闢之爲當世所稱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
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
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
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
坦之與謝安共轉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
徐兗青三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表言僕射臣安中軍
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繼綵竝志
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恩謂周旋舉動
皆應諮此二臣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也表奏帝納

通志

卷五十五

列傳四十

五

之時謝安愛好聲律葺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
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
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復聊以自娛耳若潔
斬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麤得鄙趣者
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君
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
意者以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
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
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
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

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議康子及袁宏竝有疑難坦之標章槌句一中而釋之莫不馱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好標明賢勝多類此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唯憂國家之事朝野痛惜之追贈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五

安北將軍諡曰獻坦之弟禕之字文邵少知名尙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沈愷字茂仁愉字茂和竝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竝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旣死出愷爲吳郡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陽尹及桓元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頭俄而元等走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殷仲堪桓元楊佺期舉兵應王

恭乘流奄至愉旣無備惶遽奔臨川爲元所得元盟於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元纂位以爲尙書右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旣桓氏婿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尙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閒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祕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專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甯甯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醺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尙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醖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粲所彈詔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五

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竝坐
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侷清暑殿帝惡
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疏道子道子大怒嘗
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
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
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
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
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卽位國寶復事道子
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邪佞見知道子復惑之
倚爲心腹竝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一

五

遷尙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陽尹道子悉以東宮
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竝才器各居名藩惡道子國
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謀去其兵
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
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允殺之以除羣望因
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允旣至而不敢害反問
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
又問計於允允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
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剋若京城未拔而上
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

罪旣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拒王恭道子
旣不能拒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
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
紀極後房妓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
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元得志表徙其家屬於
交州國寶弟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
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元相遇甯使
與元語元正坐斂衽待其有發忱不與之言元失望便
去甯讓忱曰張元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
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眞後來之秀忱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四十

五

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旣而甯使報元元束帶造之始
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
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
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
得物和桓元時在江陵旣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
雄駕物忱每裁抑元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
元鞭門幹元怒去之忱亦不畱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
元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元憚而服焉性任達不
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
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

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類此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愉子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遇實鄙而無行父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元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元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血流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竝被誅初綏與王謚桓允齊名爲後進之秀謚位官旣極保身而終允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

通志

卷一百零七

列傳四十

五

以薄行矜隋而尙人故也自昶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承族子嶠字開山祖默魏尙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敎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貴竝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布三百疋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暉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

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
伐蔡洲菽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
嶠獨曰中原有菽庶民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
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顛戴若思嶠於坐
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敦大
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黜爲領軍長史敦平
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
郎御史中丞祕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
嶠爲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
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帛百疋錢

通志

卷宿五

列傳四十一

字

十萬尋卒官諡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
軍尙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袁悅之者字元
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長短說甚有精
理始爲謝元參軍爲元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止齋
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後甚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愛
每勸道子專挈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祖台之
者字元辰范陽人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書行
於世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或之元孫也父頽羽
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崧志操清

純雅好文學齟齬時族會祖顓見而奇之以爲必興顓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曰向見荀監於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此泰始中詔以崧代兄襲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倫篡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尙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殺髮從車守喪號泣賊棄其母尸於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於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崧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空

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城太守時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修復山陵以勳進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爲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卽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旣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軍襲穰縣獲曾從兄僞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阼徵拜尙書僕射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朝儀從弟旭早亡二息序厥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顓國允廢絕

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請增置四人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爲尚書左僕射及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於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旣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太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爲猛虎所食免職後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尚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又領祕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

五

舟崧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
贈侍中諡曰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箋請增
崧寵秩不從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疋
有二子蕤羨蕤嗣蕤字令遠起家祕書郎稍遷尙書左
丞蕤有儀操風望雅爲簡文帝所重時桓温平蜀朝廷
欲以豫章郡封温蕤言於帝曰若温復假王威北平河
洛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補
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至散
騎常侍大長秋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
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恆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一

三

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尙
尋陽公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乃遠遯去監司追不獲已
乃出尙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
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竝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
京口請爲參軍穆帝又以爲撫軍參軍徵補太常博士
皆不就後拜祕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爲長
史旣到裒謂佐史曰荀生資逸羣之氣將有沖天之舉
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除北中郎將
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
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

未有如羨之少者羨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鄭襲戍淮陰羨尋北鎮淮陰屯田於東陽之石鼈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儁攻段蘭於青州詔使羨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琅邪鄆城北方騷動羨討之擒騰盤進走軍次琅邪而蘭已沒羨退還下邳雷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琅邪參軍戴遂蕭鏞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屯汴城甚爲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於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虎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字元平雍州刺史晷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讀誦亦徧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五

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亂王師敗績汪乃逃匿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彊未敢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鑑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重轉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尙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郢

通志

卷五

列傳四十

五

雖衰弊然得臣猶在連兵不解患難將起國家宜以萬全至安爲計宜且嚴詔喻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尋而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爲長史桓溫代翼爲荊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溫頻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旣而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屏

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後至姑熟見溫溫時方起
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
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既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
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
望而止時年六十五卒於家贈散騎常侍諡曰穆長子
康嗣早卒康弟甯最知名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覽通
簡文作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終溫之世兄
弟無在列位者時以盧浮相扇儒學日替甯以爲其源
始於王弼何宴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以闢之溫
薨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一

空

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
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
遂鄉侯傾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
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
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
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
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疏隔求補豫
章太守或爲筮之不吉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
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陳時政得失帝
善之甯之出非帝意故所啓多合旨在郡又大設庠序

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慮遠
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
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
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
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藉郡城先有六門甯悉
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舍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
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
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功
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
心州旣聞知卽持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
通志

卷五

列傳四十

空

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
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
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
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甯嘗患目痛就中
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
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
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竝
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
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
籠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

目睫遠視尺椹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甯旣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汪叔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尙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乘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搥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尙書郎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一

宋

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旣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宥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旣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嘖笑之間尙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

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詠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與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期雖經學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於時清談之士庾詡韓伯袁宏等竝相知友爲祕書郎累居顯職終於黃門侍郎父子竝有文筆傳於世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弟潢字仲嘏吏部尙書皆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

完

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織芒屨以爲養雖葦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唯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尙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竝爲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

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惓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郝愔有儉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惓惓問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得比郝公惓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温嘗問惓會稽王談更進邪惓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温曰第一復誰惓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惓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爲荊州惓言於帝曰温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

通志

卷五

列傳四十

字

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温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唯惓以爲必克或問其故云以補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温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也尤好老莊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惓曰丘之禱久矣遂卒官年三十六孫綽爲之誅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惓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賴裒大怒曰眞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
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
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
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座神意不接
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
座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座皆驚惔延之上
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
歎曰張憑勃率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

通志

卷第廿

列傳四十

五

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
且着襦尋當作複綺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
斗中而柄尚熱今既着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
和有思理畱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
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劭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
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媿王
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
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
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
主簿居喪廢禮時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

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
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
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已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
王坦之又常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
辭旨以爲是非旣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之轉
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旣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
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卽贈太常子璿
官至衡陽太守

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四十

七



